

# 天意

T I A N Y I

钱利芳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 天 意

钱莉芳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天意 / 钱莉芳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 
2017.7

ISBN 978-7-5596-0648-8

I. ①天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7 ) 第164269号

天意

作 者: 钱莉芳
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夏应鹏

装帧设计: 蜀 黍

内文排版: 刘珍珍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)

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41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10

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648-8

定价: 36.8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|  
目录

CONTENTS  
|

楔子一 / 001

楔子二 / 011

上部 / 021

**韩信篇**

下部 / 147

**季姜篇**

飞升 / 249

## 楔子一



天很冷，春天还没有到来的迹象。

一个衣衫单薄的年轻人独坐在河边钓鱼。因为冷，他瑟缩着身子，抱紧了蜷起的双腿，下巴搁在膝上。他的眼睛似在望着水上的浮子，又似什么都没关注。

远处阴阴的林子里，有个黑衣人正冷冷地盯着他。

他知道。虽然他没有向那边看过一眼，但感觉到了那冷冷的目光。

但他不在乎，也不想知道为什么。

他的运气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，没有人能从他这儿再剥夺点什么。像今天，他甚至不知道晚饭在哪里——近来能钓着的鱼实在太少了。

还去姚亭长那儿蹭顿饭吗？

他叹了口气，暗自摇头。

老姚倒也罢了，他妻子那脸色叫人怎么受得了？那一天故意一大早就做好饭，一家子坐在床上把饭吃了。等他去时，那女人把锅洗了个底朝天，冷冷地斜睨着他。

他还能怎么样？真赖到人家拿扫把来赶吗？

说实在的，他倒没怎么恼火。寄人篱下，本就难免受人白眼。他只是替姚亭长可惜——娶了这样一个目光短浅的女人。他原想日后好好报答他的，可是因为这个女人，他只会以常礼回报他了。

谁让姚氏只把他当成一个吃白食的常人呢？他冷笑着暗想。

以君子之道报君子，以小人之道报小人。这是他的信条。

他一直相信，凭他的才华，终有一日会获得足够的权势和财富，来厚报于他有恩的人，震慑轻视过他的人，报复凌辱过他的人。啊！他尤其要记得，一定要好好报答东城根那位漂絮阿母。她与他非亲非故，却在他最饥饿的时候一连给了他几十天的饭吃……

然而现在，寒冷和饥饿的折磨让他开始怀疑起来：自己真的会有那一天吗？

至今也没有丝毫预兆表明，他会有什么出头之日。

在周围人眼里，他算是什么呢？一个猥琐无能的小人物，成天东投西靠混口饭吃，父母死了都没钱安葬，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受过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……他一无是处，凭什么指望上天的眷顾？

他自视并非庸碌之辈，可仔细想来，他到底会做些什么呢？他不屑做个躬耕垄亩的农夫；他没有锱铢必较的商贾手腕；他讨厌日复一日地抄写文牍；他鄙视阿谀逢迎的为官之道……啊！如今这世道所推崇的技能他一样也不行，居然还妄想……

浮子一沉，有鱼上钩了！

他用力一提，钩子上空空如也——他太心不在焉了，又错过了时机，他叹了口气，重新穿好鱼饵，将钓钩又甩回水中。

水面的波纹一圈圈扩散开去，他看着那波纹。

他真的什么都不会吗？

不，不是的。

他曾经学过一些奇异的技能，那是在遥远的过去……

我也不知道教你这些对不对。老人有些忧郁地看着他，这也许是害了你，孩子。

怎么会呢？师傅。

你若是从未学过这些东西，就这么浑浑噩噩地过完一生，也不会感到什么遗憾。可现在……唉！老人抚着他的头顶，叹了一口气。

是啊，师傅的预见总是那么准确。在那之前，他是多么无忧无虑啊！在田野河泽中觅食，摸到一枚大一点儿的田螺，他都会快活得大喊大叫。而现在，他再也得不到这样的快乐了。师傅早知道会这样，为什么还要教他呢？为什么就不能让他心安理得地过完这卑微而又平静的一生呢？

不过也难说。你的天赋太高了，没有我，你早晚也会……

天赋？啊，他宁可自己从来没有这东西。它带给他的，除了怀才不遇的痛苦，还有什么？没了它，他倒可以像他周围那些无知群氓那样，安于贫贱的生活，并从中找到乐趣了。

……你是一把真正的利剑，就算埋在最深的土里，也掩藏不了你的锋芒……

不，不对，师傅。利剑在土里埋得太久，就会生锈，就会腐烂。他宁可做一块粗粝的顽石。顽石不会生锈，就算被扔进最污秽的泥土中任人践踏，也不会痛苦和抱怨。

师傅到底为什么要教他那些东西呢？又教得那么严厉，那么苛刻。难道他不明白，需要这种技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吗？

六国既灭，一切都已尘埃落定。帝国的每一个位置都已安排得妥妥当当——也许已经排到三四代以后了。上面不需要再从草莽中

起用人才，他们只要求每个人都安分守己。

啊，誓言，还有那个奇怪的誓言。

临走之时，师傅让他立誓：决不使用他传授的任何东西，除非乱世到来。

师傅教给他这样非凡的技能，却又似乎不希望他用。为什么呢？难道师傅费尽心思将他打磨成一把天下无双的宝剑，就是为了将他从此掩埋在不见天日的土中，让岁月将他的锋芒一点点侵蚀干净吗？

师傅，谜一样的师傅。他甚至连真名实姓都不肯告诉自己。有一回，师傅居然对他说自己叫尉繚。当时真让他大吃一惊。不过事后想想，他也很佩服师傅的胆量，化名都化得那么与众不同——竟敢用当朝国尉的名字！

管那些干什么？他猛地摇了摇头，将思绪从回忆中挣脱出来。

那段离奇的际遇对自己毫无意义，还是早点忘掉的好。认真地钓自己的鱼吧，要不然今天又要饿肚子了。

他将精神集中到水面那轻轻漂动的浮子上。

真的毫无意义吗？

是的。

一点也没有？

是的。

过去那些自我期许……

都是可笑的痴心妄想！扔了，全都扔了。

那他就准备这样默默地在贫贱中度过一生？
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！

如果他命该沉沦，上天又为何要赐予他那样罕见的天赋？为何要让他学到如此卓异的技能？为何要挑起他狂妄而非分的野心……



不，不要想了，不要想了，认命吧！他是一件上天精心雕琢的作品，不幸被遗忘在了卑污的底层，就这样自生自灭吧！

只是那些曾经遭受的冷遇呢？那些无法报答的恩惠呢？还有那次永难忘却的耻辱呢？

啊！耻辱！耻辱！这两个字反复捶击着他的胸口，像是要用最锋利的匕首刻在他的心上。

那怎么能让他忘掉啊！就算他能忘掉，别人能忘掉吗？整个淮阴城都已传遍他的笑话了。如果留着这条命，到头来什么都证明不了，当初又何必必要忍耐呢？为什么不奋起一争呢？凭他的剑术，难道还杀不了那个无赖吗？

上天让他来到这个世上，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啊？

他仰头望天，希望找到答案。

天已经暗了下来——太阳落山了。他叹了口气，收起钓线。

又是一无所获的一天。

他站起来，揉了揉麻木的双腿，拎起空空的鱼篓，扛着钓竿往回走。

“足下请留步。”有人在他身后喊道。

不用回头他也知道，是那个躲在林子里窥视了他很久的黑衣人，但他对此人的来意没有兴趣——至少现在没有。天色已晚，他不想被关在城门外头露宿一夜。“是在叫我吗？”他懒懒地回转身道。

“这里难道还有第三个人？”对方不紧不慢地走过来。那是一个面容瘦削的中年人，神情中有一股阅尽人世沧桑的冷漠，似乎与他的年龄不太相称。

“你是谁？叫我有何事？我好像不认识你吧。”他做出一副随时随地准备拔腿就走的样子。

但黑衣人似乎没有看出他这样明显的去意。“你可以叫我沧海

客，”他好整以暇地自我介绍道，“我是神使，从东海而来……”

“你说你是什么？”他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。

“我是神的使者，从东海而来，奉神命到凡间物色一个人……”

原来自己的耳朵没问题，是对方搞错了。他笑了笑，道：“阁下找错人了，我住在淮阴间左。”说完转身就走。真没想到，这种小把戏居然会玩到他身上来！

自称沧海客的黑衣人一怔：“间左？什么间左？”

“左贱右贵你都不知道？去找那些住在间里之右的人吧，他们才是你的主顾。”跟这种人浪费口舌，真是无聊。

“等等！你以为我是那种装神弄鬼骗人钱财的方士？”

他已经懒得搭理沧海客了，自顾自地走路。

“我真的是神使，也许你从来不信鬼神之说……”

“算你说对了。”他冷笑着扔下一句话。

“……可是你不相信的事就一定不存在吗？”

见他毫无停下脚步的意思，沧海客又道：“如果我真是方士，以你现在的处境，又有什么值得我图谋的？”

他还是没有停步。

沧海客缓缓地道：“年轻人，你不想成就你的王图霸业了吗？”

那轻缓的声音仿佛一道霹雳击中了他，他猛地停步，鱼篓从手中滑落，掉到地上转了两转。

不，不会的！这是他内心最隐秘、最狂野的想法，他从来没有，也不敢将这可怕的野心泄露给任何人。这个陌生人怎么会知道？！

沧海客一边缓步走过来，一边慢慢地道：“你的天赋是足够了，但时间不对。你若早生百年，功业足可与齐桓、晋文比肩。但现在，很可惜，你将注定屈身市井之间，老死蓬蒿之中，除非有我主人的……”

“荒谬！”他慢慢地回转身来，盯着沧海客道，“我从未听过比这更荒谬的话。”

沧海客道：“你可以否认。我的话是对是错，你心里比我清楚。不过请你放心，我不是朝廷的人。”

是的，他不会是朝廷的人。当今朝廷对百姓防范之严密，手段之严酷，是自古以来少有的。他若是朝廷的人，只要对自己产生丝毫怀疑，就不会这样心平气和地站在这里和自己说话了。那么他是谁呢？“你是六国旧臣？”他忽然心念一动，这样问道。近来有一些传说，说许多潜藏于民间的六国宗室旧臣正图谋复国，他们往往借助于卜者相士之流四处寻访人才。

沧海客摇了摇头：“不，我是神使。”

“你为楚国做事？”各种谣言谏语中，流传得最广的一句是：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！这里恰好又是楚国故地。他越想越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。

“我为神做事。”沧海客叹了一口气，道，“你难道就不能相信我真的是神使吗？你的确很聪明，总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推断出可能性最大的答案。可天下事并非皆能以常理度之。人的所知毕竟有限，何必强将不可解的事物尽以自己眼下之所知来解释？”

“好啊，”他将双臂抱在胸前，道，“那就用我所不知的来解释啊。你凭什么说我有那样的野心？我像那样的人？”他有些自嘲地看了看自己脚上露出脚趾的鞋子。

沧海客似乎犹豫了一下，道：“你的行为，凭你的行为。”

“我的行为？我做什么了？”

沧海客道：“九年后，你会参与一场叛乱，你的行为证明你早已心怀异志。”

“九年后？”他一愣，随即哈哈一笑，“你会预知未来？”

沧海客严肃地说：“不是我，是我的主人。我也只是个凡人。”

他依然笑着：“九年后的叛乱？有意思。以始皇帝的雄才大略，再加上公子扶苏的贤明，至少可保大秦五十年的太平。九年？哈哈……”

沧海客没笑，冷漠的脸上毫无表情。

“好吧，你有一个神灵主人，他能预知未来，他知道九年后会发生一场叛乱，那么他也一定知道叛乱的结局了？”

沧海客道：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究竟是成是败？”他忽然发觉自己的心跳加快了。怎么回事？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这个术士的胡说八道了？

“对不起。”沧海客摇摇头道，“我主人说过，预言不能公布太多，那会造成变异……那会扰乱天道。况且，我来也不是为了这个。”

不知怎的，听到这样的回答，他竟有一些失望：“那你来找我是要干什么？”

沧海客道：“和你做一个交易。”

他有些意外：“交易？”兜了一圈，又回到老地方了？难道沧海客终究还是一个方士？可是正如他所说：以我现在的处境，又有什么值得他图谋呢？

沧海客道：“你是世间少有的奇才，但并不是所有有才能的人都能出头，你就是这样。十二年后，你将会遇到一个人力无法逾越的难关，它会断绝你的一切希望，使你终生郁郁不得志。唯一能帮助你渡过这个难关的，就是我的主人。你需要我主人的帮助，恰巧，我主人也需要你帮他做一件事。”

“难关？”他有些好奇，“我会遇上什么样的难关？你主人又要我为他做什么事？”

“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也没有必要告诉你。到时你自然会明白。”

他看了沧海客许久，忽然笑了：“你的主人神通广大，能助我渡过人力无法逾越的难关，还有什么事需要我这凡人来帮忙？你不觉得你的谎言编得太拙劣了吗？”

沧海客没有生气，只是淡淡地道：“谁告诉过你，神是无所不能的？”

“世人不都这么说？”

“哪个世人见过真正的神？”

他怔住了，许久，才道：“那你怎么证明你那个主人就是真正的神？”

沧海客道：“我没有必要证明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我只想和你做这桩交易……”

“如果我拒绝呢？”

“拒绝？”沧海客的神情像有些猝不及防，但又有些意料之中的样子，点了点头，道，“我主人果然说得不错，要说服你不太容易。你太优秀了，太优秀的人总是自信单凭一己之力就可得到一切，轻易不肯仰仗于人……”

“不是不肯仰仗于人，是不想受制于人。”他道，“受惠于人就必然受制于人，这一点我很清楚，我不喜欢这感觉。未来是我自己的，我不想将它出卖给任何人——哪怕他是什么神灵。”

沧海客冷漠的眼中飘过一丝复杂的神色，但一闪即隐。“好吧，”他依然冷冷地道，“年轻和才华是你的资本，就照你所想的去做吧。记住，你还有十二年的时间来考虑这桩交易。十二年后，我会再来找你，到时再告诉我你的决定。”

他同样冷冷地道：“不用了，我想我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。”

沧海客转身慢吞吞地向远处阴阴的林子走去，同时用慢吞吞的语调道：“年轻人，不要过早下断言。现在的你，未必是将来的

你；现在的决定，也未必会成为将来的决定。”

沧海客的话让他心头一颤，为了驱散这种不舒服的感觉，他向着沧海客的背影大喊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现在的我怎么了？将来的我又怎么了？难道你会比我更了解我自己？”

沧海客的身影已完全隐没在阴阴的林子中了，但他的声音依然像幽灵般飘了过来：“现在的你，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；将来的你，会知道什么叫天意难违。”

一切又归于寂静。黑沉沉的夜色伴随着浓重的寒意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。在这空旷的原野上，他忽然感到有点窒息。

“天意……天意……”他喃喃地道，“如果我一生困顿真是天意，是不是意味着，就算我借助神力得到了一切，也终将会失去呢？”

## 楔子二



有个胆大妄为的刺客，居然在阳武博浪沙中袭击了巡游中的始皇帝！

消息传出，举国震惊。

始皇帝的副车被砸了个粉碎。幸免于难的始皇帝大为震怒，已下令进行全国范围的大搜捕。据说刺客名叫张良，是韩国人，但迟迟没能将此人捉拿归案。

关于这起事件，有许多离奇的说法。最离奇的一种是：刺客用以行刺的是一个重达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！这实在太荒谬了。但不这样还真无法解释那一击的惊人威力，所以这个说法还是被许多人接受了。

始皇三十五年，从咸阳传出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消息：始皇帝活埋了四百六十多名方士、儒生！原因是这些宫廷术士耗资巨万却没能替他求得长生不老之药。

公子扶苏因为试图谏阻这场荒唐的大屠杀，被远遣上郡守边。

远离都城的上郡，正在大规模地修筑长城。

扶苏闷闷地坐在烽火台边上，望着下面川流不息的刑徒、工匠，耳边尽是喧闹起伏的号子声和“嘭嘭”的夯土声。

蒙恬巡视了一会儿，将鞭子往腰后一插，走过来坐在扶苏身边：“公子，不要烦心。陛下只是一时圣聪蒙蔽，不久就会召你回去的。”

扶苏望着蜿蜒远去的长城，道：“也许吧。”他的声音听上去不那么肯定。

他并无失宠的怨恨，只有担心，深深的担心。

作为始皇帝最亲近的儿子，只有他明白，父皇此举不是一时震怒下的决策失误，而是病了，病得很重。更可怕的是，父皇自己还不知道。

“我要做‘真人’。”始皇帝坐在床边，饶有兴致地看着内侍为他套上的望仙履，道，“你听说过‘真人’吗？”

站在一旁的李斯茫然地摇了摇头。

“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热，凌云气而飞升，与天地共久长。啊——”始皇帝慨叹一声，声音中充满了向往，“我仰慕真人。以后不要称我‘陛下’，要叫我‘真人’。还有，我需要清静，你以后少向我身边的人打听我的行踪。”

李斯心中微微一惊，垂首道：“臣不敢。”

“你不敢？”始皇帝从鼻孔里哼了一声，“你已经这么做了！”

李斯跪下，不敢抬头。

始皇帝站起来，内侍为他穿上新制的丛云短褐。“上次我在梁山宫，从山上望见你出行的车骑，随口说了句：‘排场好大啊！’第二天你就减少了随行车骑，对不对？李斯啊，你这个人就是聪明过头了。”

始皇帝的声音意味深长。

李斯身上直冒冷汗，伏地颤声道：“臣……臣死罪。”



始皇帝对着内侍捧着的铜镜，转侧检视着自己的新装束，满意地点点头，又瞟了一眼李斯，道：“起来吧，这一次就算了。事可一，不可再。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，我可不敢肯定自己会怎么处置你了，知道吗？”

李斯战战兢兢地站起来：“是，谢陛下……”

“嗯？”始皇帝不满地哼了一声。

李斯一愣，随即明白了：“谢……真人。”他觉得说出那两个字实在很别扭。

内侍开始为始皇帝戴上纒制的凌霄冠。始皇帝仰起头让人系冠带：“那天在梁山宫侍驾的宦官、宫人共有四十二人，已经全让我给——哎，松一点！赵高，你想勒死我啊——已经全让我给杀了！我懒得一个个审。记住，这些人可全都是因你而死的。”

李斯背上一阵阵发寒。

始皇帝走过来，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李斯左肩，悠然道：“其实事情也没那么严重。我知道你不会有异心，你那样做只是为了揣摩迎合我的心意。可我现在要修成‘真人’，求得长生。我的居住若为臣下所知，尘俗之气沾染太多，会妨碍神灵出现。所以不得不这样，我想你应该能理解的，是不是？”

看着始皇帝穿着这样的奇装异服，神态平静地说着这些疯狂的话，李斯有些毛骨悚然。

始皇帝举手做了个手势，内侍们簇拥着他向殿外走去。

李斯忙赶上去，道：“陛……真人，咸阳宫那些奏呈……”

始皇帝头也不回，一挥手道：“不是早说了吗，你和冯去疾商量着办！”

李斯有些着急地道：“可是有些事只能由……真人拿主意啊。”

“我信得过你，”始皇帝转过头来，有点不耐烦地道，“你自